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
1970
PDG

資治通鑑卷第

百八

歸明殿學兼翰林侍讀學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院修撰權光西宮留司御史

臺閣國河郎周行三千三百食實封緡符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

宗

音註

晉紀三十

起玄默執徐盡柔
兆君灘凡五年

烈宗孝武皇帝下

太元十七年春正月己巳朔大赦 秦寧登立昭義
龍西李氏爲皇后 二月壬寅燕主垂自魯口如河
間渤海平原翟釗遣其將翟都侵館陶北蘇康壘
蘇

人姓名館陶縣漢屬魏郡晉

三月垂引兵南擊釗

屬陽平郡將即亮翻下同

驃匹妙翻騎奇

寄

翻帥

讀

曰率

者

但怒而

已

豈真怒耶

秦驃騎將軍沒弈干帥衆降于後秦

驃匹妙翻騎奇

降戶

後秦以爲車騎將軍封高平公

後秦主襄寢

疾命姚碩德鎮李潤尹緯守長安召太子興詣營

襄時屯安

定襄音長

征南將軍姚方成言於興曰今寇敵未滅

上復寢疾

復扶

王統等皆有部曲終爲人患宜盡除

之興從之殺王

工廣苻胤徐成毛盛皆苻氏

舊臣也

襄怒

曰王統兄弟吾州里實無他志徐成等皆前朝名

將朝直吾方用之奈何輒殺之使襄果以殺統等爲

非罪當按誅始造謀

者

但怒而

已

豈真怒耶

燕主垂進逼蘇康壘夏四月翟都南

走滑臺

走者奏

翟釗求救於西燕西燕主永謀於羣臣

尚書郎渤海鮑遵曰使兩寇相弊吾承其後此卞莊

子之策也中書侍郎太原張騰曰垂彊釗弱何弊之

承不如速救之以成鼎足之勢今我引兵趨中山

趨七

喻翻下趣同 畫多疑兵夜多火炬垂必懼而自救我衝其

前釗躡其後此天授之機不可失也求不從

翟釗敗則西燕

之亡形成矣 燕大赦 五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六月

燕主垂軍黎陽臨河欲濟翟釗列兵南岸以拒之辛

亥垂徙營就西津去黎陽西四十里爲牛皮船百餘

艘僞列兵仗泝流而上

艘蘇遭翻上時掌翻

翟釗亟引兵趣西津

七
趣

垂潛遣中壘將軍桂林王鎮等自黎陽津夜濟

營于河南比明而營成

比必寐翻及也

釗聞之亟還攻鎮等

營垂命鎮等堅壁勿戰釗兵往來疲渴

渴於歌翻也

攻

營不能拔將引去鎮等引兵出戰驃騎將軍農自西
津濟與鎮等夾擊大破之

燕主垂用兵於河上者再溫詳則引兵徑濟而取之

翟釗則張疑

兵於西而潛軍東渡亦以決勝視敵之堅脆何如也驃遠妙翻騎奇寄翻農燕之驃騎大將

軍此返大字

釗走還滑臺將妻子收遺衆北濟河登白鹿

山

水經注河內脩武縣北有白鹿山

憑險自守燕兵不得進農曰釗

無糧不能久居山中乃引兵還留騎俟之釗果下山
還兵掩擊盡獲其衆釗單騎奔長子西燕主求以釗

衛將軍匹達等將兵討彭利和于漿川大破之利和
單騎奔仇池獲其妻子徙羌豪三千戶于枹罕漿川
羌三萬餘戶皆安堵如故冬十月以尚書右僕射王
松壽爲益州刺史鎮漿川強其良翻騎奇

宋王裕

鎮漿川

強其良翻騎奇

以河南蕭條乙酉徙司州刺史義真爲揚州刺史鎮
石頭蕭太妃謂裕曰道憐汝布衣兄弟宜用爲揚州
裕曰寄奴於道憐豈有所惜

裕小字寄奴道憐
蕭太妃所生也

揚州

根本所寄事務至多非道憐所了太妃曰道憐年出
五十豈不如汝十歲兒邪裕曰義真雖爲刺史事無
大小悉由寄奴道憐年長不親其事於聽望不足

聽望

猶言觀聽也

通鑑百十八

長知兩翻

太妃乃無言道憐性愚鄙而貪縱故裕
小肯用十一月丁亥朔日有食之十二月癸亥

魏主嗣西巡至雲中從君子津西渡河大獵於薛林

山按魏書帝紀薛林山在屋竇城西

辛卯宋王裕加殊禮進王太

妃爲太后世子爲太子

資治通鑑卷第十九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

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閔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十一

起強圉大荒落盡
玄黓閏茂凡六年

世宗孝武皇帝中之上

元朔五年冬十一月乙丑薛澤免以公孫弘爲丞相

封平津侯

勃海郡高成縣有平津鄉宋白曰滄州鹽山縣勃海高成縣也有平津鄉考異曰史記將相名臣表漢書公卿百官表孔爲相皆在建元以來侯者表恩澤侯表皆云元朔三年封侯按

記將相名臣表漢書公卿百官表孔爲相皆在建元以來侯者表恩澤侯表皆云元朔三年封侯按

三年弘始爲御史大夫蓋誤

書五爲三因置於三年耳

漢初常以

列侯爲丞相弘則既相而後封侯故丞相封侯自弘始

時上方興功業弘於是

開東閣以延賢人

師古曰閤小門也東向開之避當

與參謀議每朝觀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亦使左右

文學之臣與之論難

難乃張晏翻弘嘗奏言十賊彊弩

張晏曰彊

引滿曰彊百吏不敢前請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

下其議

下遐嫁翻侍中置上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

師古曰五

兵謂矛戟弓劍戈吾讀曰虞

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秦兼天下

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篳梃相擊

師古曰耰摩田

之器也筆焉櫛也挺大杖也折而

翻耰音安挺士挺大杖也折而

犯澠澠衆盜賊不

勝

師古曰滋益也
勝言不可勝也

卒以亂亡

辛酉故聖王務教化而省
體翻

禁防知其不足恃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
明示有事也

記內則國君出子生三日射人以桑弧
蓬矢六射天地四方註云天地四方勇

子之所有事也

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

古者

天子射豹侯諸侯射熊侯卿大夫射麋侯士

射鹿侯不侯周官又以鄉射之禮詢衆庶

愚聞聖

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

爲盜賊之以攻奪也

爲盜之爲于僞翻

攻奪之罪死然而不

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

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

師古曰抵觸也

是擅賊威而

奪民救也竊以爲大不便書奏上以難弘弘訛服焉

難

乃旦翻
與虽同

弘性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隙無近

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董仲舒爲人廉直以弘爲

從諛弘嫉之膠西王端驕恣數犯瀆

端景帝子前三年受封數所角翻下

同所殺傷二千石甚衆弘乃薦仲舒爲膠西相仲舒

以病免汲黯常毀儒面觸弘弘欲誅之以事

以事致其罪而

謀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臣宗室難治非素

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

右內史後爲右扶風治直之翻注音王

上從之春大旱匈奴右賢王數侵擾朔方天子

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爲游擊

將軍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

沮音祖

太僕公孫賀爲

騎將軍代相李蔡爲輕車將軍皆領駕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俟張次公爲將軍俱出右比平凡十餘萬人擊匈奴右賢王以爲漢兵遠不能至飲酒醉衛青等兵出塞六七百里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得右賢王十餘人師古曰裨王小王也猶言裨將也裨頻移翻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師古曰數十萬以至百萬畜許救翻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衛青爲大將軍諸將皆屬焉夏四月乙未復益封青八千七百戶復扶封又翻封青子伉不疑登皆爲列侯師古曰伉音杭又郎翻伉爲宜春

侯不疑爲陰安侯

青固謝曰

師古曰固謂再三也

臣幸得待罪行

登爲發干侯

間

行戶剛翻

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

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

列地封爲三侯

列漢書作裂

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

戰之意也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乃封護軍都

尉公孫敖爲合騎侯

骨灼曰合騎侯猶冠軍從票之名也余據功臣表合騎侯食邑

於渤海高成

都尉韓說爲龍頷侯

班志龍頷侯國屬平原郡領首洛

公孫賀

爲南郢侯

竇四孝又曹孝翻

李蔡爲樂安侯

樂安功臣表作安樂食邑於琅邪之

昌校尉李朔爲涉輶侯

涉輶班史衛青傳作陟輶功臣表作輶食邑於齊郡之西

趙不虞爲隨侯

隨侯食邑於平乘縣

公孫戎奴爲從

平侯

從平侯食邑
於東郡樂昌

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

班史作竇

皆賜爵關內侯於是青尊寵於羣臣無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獨汲黯與亢禮

亢音抗

人或說黯曰自天子

欲羣臣下大將軍

說式芮翻師古
下戶嫁翻

大將軍尊重君不

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友不重邪

師古曰言

能降貴以禮士最爲重也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

疑角翻遇黯加於平日大將軍青雖貴有時侍中上

踞廁而視之

如淳曰廁溷也孟康曰廁牀邊側也師古曰如說是也仲馮曰廁當從孟說古

者見大臣則御坐爲起然則踞廁者輕之也

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

如汲黯見

見賢遍翻

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

應劭曰武

帳織成帳爲武士象也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闈五
兵於帳中也師古曰孟說是韋昭曰以武名之示威

黠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黠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
敬禮如此 夏六月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

師古曰風教也詩序曰上以風化下今禮壞樂崩朕甚閑焉其令禮官勸學興禮以爲天下先於是丞相弘等奏請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

爲于僞翻復方目翻

第其高下以補

郎中文學掌故

兒寬以射策爲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蘇林曰卒史秩六百石臣瓊

曰漢注卒史秩百石師古曰瓊說是余謂掌故府之典籍者也以兒寬自掌故補卒史推之則掌故之品秩從可知也

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

秀才異等謂有秀之才異於

常等其不事學若下材輒罷之又吏通一藝以上者

請皆選擇以補右職吏謂百石已上及比百石以下也右職謂中二千石二千石之也

史卒上從之自此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

矣秋匈奴萬騎入代殺都尉朱英畧千餘人初

淮南王安好讀書屬文喜立名譽好呼到翻屬之欲翻喜許記翻

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其羣臣賓客多江淮間輕

薄士常以厲王遷死感激安遷死見十四卷文帝前六年

建元六

年彗星見彗祥歲翻又徐醉翻或說王曰先吳軍時

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說式芮翻長直亮翻謂吳王濞

起兵時也今彗星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爲然乃益

治攻戰具積金錢治直之翻下同郎中雷被獲罪於太子遷

雷被善用劍與太子戲誤中太子故得罪

時有詔欲

師古曰被皮義翻姓譜雷古方雷氏後

也如字更不敢效之也

是歲被亡

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惡被於王

惡毀惡也

斥免之欲以禁後

師古曰令後人不敢效之也

是歲被亡

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治

下遐

蹤迹連王公卿

請逮捕治王太子遷謀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王旁

漢使有非是者即刺殺之

人衣於既嫁翻

因發兵反天

子使中尉宏即訊王

師古曰即就也就問也

王視中尉顏色和

遂不發公卿奏安壅閼奮擊匈奴者格明謹黨市

關首

格音閣謂閣止不行之詔削二縣既而安自傷曰吾行仁義反

見削地恥之於是爲反謀益甚安與衡山王賜相責